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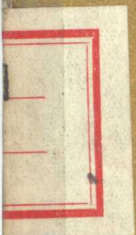
11.87
58



屠格涅夫

回憶錄

蔣路譯



屠格涅夫

回 忆 录

蔣 路 譯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根据 И. С. ТУРГЕНЕ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ВЕНАДЦАТИ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6)
第 10 卷和 11 卷译出, 作者画像系路·皮奇所作。

屠格涅夫回忆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820 号)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665 字数 84,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 1/2 插图 8

196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6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 (4) 0.48 元



作者像

目 次

代序.....	1
彼·亚·普列特尼約夫家的文艺晚会.....	6
回忆別林斯基.....	20
果戈理(茹科夫斯基, 克雷洛夫, 萊蒙托夫, 查果斯金)	66
关于《父与子》.....	87
关于格拉諾夫斯基的两句話.....	100
〔記尼·符·斯坦凱維奇〕.....	105
〔普羅斯貝爾·梅里美〕.....	114
〔回忆謝甫琴柯〕.....	117
关于乔治·桑的几句话.....	122
譯后記.....	125

代 序

一八四三年将近复活节的时候，彼得堡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件本来渺不足道、而且老早被大家忘記了的事情，那就是一本署名“屠·卢·”^①、标题叫做《巴拉莎》的篇幅不长的叙事诗的出版。这“屠·卢·”便是我；我是凭着这本叙事诗踏进文学界的。从那时算起，差不多已经有二十五年了，现在因为我的作品要印行新的版本，我想同讀者談一談，把四分之一世紀——Grande aevi spatium!^②——当中积存在我心里的种种回忆告訴他們，哪怕一鱗半爪也好。我不敢許給讀者什么非常新奇的、“聳人听闻的”东西；同时我要預先奉告他們：一定有許多地方还没有說到或者言犹未尽。我所以要这样半吞半吐，倒也不难解釋。我們都知道，自从一八四三年以来，有許多事情改变了，有許多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可是今天的实际和当时的史迹中間的关系还没有全部断絕；好些人都还健在，——何况留存下来的不仅仅是人而已。而只有对于完全退下了舞台的事物，我們才能說出真理、公允全面的真理来。因此，我决定只披露我的回忆中的一些断片、一些独立的篇章；我希望它們能显出一种內在的联系；

• 本文初次刊印在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屠格涅夫文集》第一卷中。

① “屠·卢·”是作者父母的姓氏“屠格涅夫”和“卢托維諾娃”的縮写。

② 拉丁語：一个很长的時間

至于表面的联系和叙述的連貫性，我事先就放棄了。不过我认为必須先报导一些与我个人有关的事实，因为它们决定了我的活动的出发点。

我在一八三七年念完圣彼得堡大学語文系，一八三八年春天去柏林深造。我才十九岁；我早已梦想过这次远行了。我相信在俄国只能学到某些預备性的知識，真正的學問的源泉是在国外。在当时圣彼得堡大学的教师中間，沒有一个人能动摇我这信念；其实他們自己也滿怀着这种信念；連烏瓦罗夫伯爵①所主持的教育部也抱着同样的主張，經常用公費派遣青年人进德国各大学留学。我在柏林住了两年左右(前后两次)。第一年同我一起在大学听課的俄国人当中有尼·斯坦凱維奇、格拉諾夫斯基、弗罗洛夫②，第二年有后来声名赫赫的米·巴枯宁。我学的是哲学、古代語言、历史，并且在魏代尔教授③指导下特別热心地研究过黑格尔。为了证明那时在国内高等学校所受的教育是多么不够，我想举出下面这个事实：我在柏林听楚姆普特④讲拉丁古代文献，听波克⑤讲希腊文学史，但是由于根底太差，我回到家里还不得不死記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文法。而我在国内还不是一个劣等大学毕业生呢。

跟我岁数相同的青年人渴望出国，很象斯拉夫人向海外瓦利亚格人寻找首領。我們每个人恰好也感觉到自己的土地（我

① 謝·謝·烏瓦罗夫(1786—1855)，著名的御用理論家，一八三三至四九年任国民教育部长。

② 尼·格·弗罗洛夫(1812—1855)，地理学家。

③ 卡·魏代尔(1806—1893)，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詩人，柏林大学教授。

④ 卡·楚姆普特(1792—1849)，德国語文学家，編写过拉丁文文法課本。柏林大学教授。

⑤ 菲·波克(1785—1867)，德国語文学家，柏林大学教授。

不是真的說祖國，只是說每個人在精神和智能方面的財富）又廣闊又富饒，可是那里沒有秩序。^①我可以說說我自己：我个人認識得十分清楚，这样远离故土，这样勉强割断把我和我从小所过的生活結为一体的联系与綫索，是不好的……但是我沒有法子。那种生活，那种环境，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区域（如果可以这么說的話）——我所隶属的地主农奴区，簡直沒有一点使我留連的地方。相反地，我在自己周圍看到的一切，几乎全在我心中引起羞愧和憤怒的感情，最后还引起了憎惡。我不能长期动摇下去。或者屈服，老老实实遵守常軌，沿着老路子慢慢地走去；或者一刀两断，抛开“所有一切”，甚至不怕失掉我内心觉得珍貴和亲切的許多东西。我就是这样做了……我纵身一跳，钻进“德意志海”里，它一定能給我滌尘蕩垢，使我新生，当我最后从海浪中游出来的时候，我毕竟变成一个“西欧主义者”，并且永远是“西欧主义者”了。

我的某些同时代人通过另一条道路，不是否定得那么彻底的道路，达到了我所追求的自由和自觉，我完全无意責备他們……我只想声明一句：我看不出我面前有別的道路。我不能和我憎恨的东西待在一起，跟它呼吸同样的空气；就这一点來說，我大概还缺乏应有的忍耐力和坚强的性格。我必須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我所在的远处更有力地攻击它。在我看来，这个敌人有明确的形象，有一定的名称：这敌人就是农奴制度。对于我归并和集納在这个名称下面的一切，我决定要斗争到底，我

① 据俄国古代編年史《往年故事》記載，諾夫戈罗德¹的斯拉夫人經常发生內訌，于是派遣使者去向斯坎的納維亞半島的瓦利亞格人說：“我們的土地又廣闊又富饒，可是那里沒有秩序；請你們來做我們的王公，管束管束我們吧。”有三个兄弟——留利克、西涅烏斯和特魯沃尔——响应了这个呼吁，成为俄国最早的王公。这当然只是一个不足信的傳說罢了。

发誓永远不同它妥协……这是我的汉尼拔誓言^①；当时立誓的还不止我一个人。我到西欧去，也是为了更好地履行我的誓言。我并不以为我的西欧主义会使我完全失去我对俄国生活的好感、我对它的特色和需要的理解力。《猎人笔记》，这些曾经令人耳目一新、后来却被远远超过了的习作，便是我在国外写成的；其中有几篇还是在为“回不回国？”的问题躊躇不定的苦恼时刻写成的。人家可以反駁我，說《笔记》里表現的那一点点俄罗斯精神所以还能存在，并不是得力于我对西欧的信念，而是違背了这些信念，不以我的意志为轉移的。就这一类題目来爭論很困难；我只知道，如果留在俄国，我一定写不出《猎人笔记》。同时我要說，有些关心国事、甚至满腔热情、可是学識譴陋的爱国者硬要在俄国和西欧中間画上一道不能突破的界綫，而血統、語言和信仰却把俄国和西欧这么紧密地联結在一起，——这道界綫，我也从来不肯承认。在語文学家和民族学家看来，我們斯拉夫民族不是印度-日耳曼族^②的一个主要支脉嗎？如果我們不能否认希腊对羅馬、以及这两者对日耳曼-拉丁世界的影响，又有什么理由不許这个无论怎样說都是同源同种的世界对我们发生影响？难道我們是如此缺少独立性，如此脆弱，竟然要害怕任何外来的影响，象小孩似的战战兢兢地逃避它，唯恐它毀坏我們嗎？我认为不然：我认为，恰恰相反，即使把我們洗上七次，也洗不掉我們的俄罗斯本质。否則我們的民族可太沒有出息了！我根据我自己的經驗来判断：我忠于从西欧生活中产生的各項

① 汉尼拔（紀元前247—183），迦太基名将，他十岁时曾向父亲宣誓，說他将坚决抗击敌国羅馬，終生不渝。

② 即印度-欧罗巴族或雅利安族，为高加索人种的一个支脉，包括印度、伊朗、希腊、拉丁、条頓、斯拉夫等民族在內。

原則，但是这並沒有妨碍我对俄罗斯語言的純洁性的深切感受和热烈爱护。我仿佛記得，虽然祖国批評界給我加了那么許多五花八門的罪名，却从来沒有指責我用的語言不純洁、不正确，是模仿外国語法。

不过——“basta cosi”^①；談自己已經談得够多，我要讲讲別人了。这無論对讀者，对我自己，都更有趣些。我可以附記一下：我决定交給讀者去評判的这些回忆录断片，是照時間的先后順序編排的，其中第一篇所記述的是一八四三年以前的事。

巴登-巴登，1868 年

① 意大利語：够了。

彼·亚·普列特尼約夫家的 文艺晚会*

一八三七年初，当我在圣彼得堡大学語文系三年級念书的时候，我接到俄罗斯文学教授彼得·亚历山大罗維奇·普列特尼約夫的邀請，去参加他的文艺晚会。那以前不久，我曾經把我的繆司①——象旧时常說的——的一个最初的产儿，一篇題名《斯捷紐》②的五音步抑揚格的幻想剧，交給他評閱过。在后来一次讲课的时候，彼得·亚历山大罗維奇以他素常的温厚态度，分析了这篇完全不象样子的、用小孩的拙劣手法盲目模仿拜伦的《曼弗雷特》的作品，不过他沒有提到我的名字。他走出校門，在街上碰見我，便把我叫到身边，父亲似的說了我几句，可是又表示我还有点才能！这句话鼓起了我的勇气，我又交了几首诗給他；他挑出两首，一年以后登載在他从普希金手中继承下来的《現代人》上面。第二首诗的題目我不記得了；③第一首是歌咏“古橡”的，开头是这样：

一棵古橡，蒼老的森林之王，

* 本文初次发表在一八六九年《俄国文献》杂志第十期上。

① 繆司，希臘神話中司文艺和美术的女神。

② “《斯捷紐》”是“《斯捷諾》”之誤。

③ 这首诗題名《獻給美底奇家珍藏的維納斯象》。

把枝叶茂密的梢头俯垂在寂靜的水面上……^①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东西，当然沒有署名。^②

我走进彼得·亚历山大罗維奇寓所的前室，碰到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他已經穿好大衣，戴上帽子，正在向主人告別，用洪亮的声音說道：“是啊！是啊！我們那批部长太好啦！沒有話說！”他笑了起来，然后就出去了。我只来得及看清楚他的洁白的牙齿和灵活敏銳的眼睛。当我事后知道这个人原来是我一直沒有见过的普希金时，我是多么懊恼啊；我直埋怨自己太迟鈍！在那个时代，普希金对于我，正象对于許多跟我年岁相同的人一样，是一个半神明似的人物。我們真正是崇拜他。誰都知道，最近以来，崇拜权威受到了嘲笑、指責，几乎是受到了唾罵。誰要承认他崇拜权威，就等于永远給自己打上了烙印，表明他是一个俗物。可是我要對我們的严厉的青年审判官們斗胆說一句：最好先确定“权威”这个詞的意义。有各式各样的权威。拿我所記得的來說，我們（我是說大学里的同学）誰也不想仅仅因为一个人有錢、显要或者拥有赫赫的官銜，就向他低头膜拜；这种吸引力對我們起不了作用，正相反……連大才大智也不能使我們动心；我們需要的是領袖；在我們心中，彻底自由的信仰、几乎是共和主义的信仰，是同對於我們看作导师和領袖的人物的热烈敬愛協調一致的。我还要更进一步說：我觉得这种热情，甚至过份的热情，原是青年人的特色；但他們的心未必能够因为一个抽象的思想而燃燒起来，無論这个思想有多么美好和崇高，如果它不是由

① 这首詩題名《傍晚》，屠格涅夫引用的是其中第二节的开头几句。

② 上述两首詩都署名“一一夫”。

一个活人——导师——体现出来的話。現在的一代人和当时的一代人中間的全部差別，也許在于：我們并不以我們的偶像和我們對他的崇拜為耻，反而引以自豪。自己能够有獨創的意見，毫無疑問是值得尊敬的好事；誰沒有做到这一步，便不能叫做真正的人；可是問題就在于：必須做到这一步，必須爭取这一步，正象爭取世界上絕大多數美好的东西那样，但是在一位杰出的領袖的旗帜下来开始爭取才最方便。不过也要考虑到：今天的青年人抱着另一种观念、另一种見解；比方說，在我們当年，假如我們那些人中間有誰想要求“尊重”年輕一代，我們大概会嘲笑他，——我們甚至会觉得不痛快；“尊重对于老头子是好的，”我們會想，“我們却只需要自由，而且我們一定能爭取到它。”在这种事情上誰是誰非，——从前的人呢还是今天的人——我不来下断語；其实，青年的願望总是无私的、正当的；它們的目的相同，只是名称有所改变罢了。由于現代青年的公民自觉心更高，他們的任务也更艰巨，也許他們确实是應該受到尊重的吧。

我还只見過普希金一次，——在他去世前几天，在恩盖尔加特①大厅的音乐早上。他站在門口，身子靠着門框，双手交叉地抱住寬闊的胸脯，帶着不滿的神情环顾左右。我还記得他的黑黑的的不大的面孔、阿非利加型的嘴唇②、微露的洁白的大牙齿、下垂的連鬚鬍子、高高的前額下面那对几乎沒有眉毛的、含着怒意的烏黑的眼睛、以及鬚曲的头发……他也急速地瞥了我

① 瓦·瓦·恩盖尔加特(1785—1837)，普希金的朋友，大富豪；三十年代时，他在彼得堡涅瓦大街盖了一座大廈，經常举办音乐会和舞会。

② 普希金的母亲是原籍埃塞俄比亚的阿布拉姆·汉尼拔(1697—1781)的孙女，因此普希金的面貌上帶有非洲人的特点。

一眼；我毫无礼貌地凝神注視着他，这大概在他心里引起了不愉快的印象：他似乎煩惱地聳了聳肩，——总之，他的情緒不好，——然后走到旁边去了。过了几天，我看見他躺在棺材里，于是情不自禁默誦道：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
他的額头显出奇異的垂死的平靜……①

我还是言归正傳吧。

彼得·亚历山大罗維奇把我領到客厅，介紹給他的夫人（元配夫人）②，一位不算年輕、面帶病容、沉默寡言的太太。除了她以外，房間里还坐着七八个人……現在他們全已去世；在当时与会的一切人中間，我是仅存的一个。不錯，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不过客人当中也有些青年。

这些客人就是：

第一，著名的斯科別列夫，《克烈姆涅夫》的作者，后来圣彼得堡的要塞司令，③当时彼得堡全体居民都記得这个人：指甲剪得短短的指头，精明而有倦色的、皺紋滿布的、簡直是士兵式的面孔，和士兵式的不太老实的态度，——一句話說完：一位飽經世故的人物。其次，是《疯人院》的作者沃耶依科夫④，癱腿的、

① 这是普希金描写連斯基在决斗中丧命后的遺容的詩句，見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六章。

② 即斯·亚·普列特尼約娃（1795—1839）。

③ 伊·尼·斯科別列夫（1782—1849），將軍，作家，从一八三九年起任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司令。《克烈姆涅夫》的全称为《俄国土兵克烈姆涅夫》，是一个描写战争的爱国主义戏剧。

④ 亚·費·沃耶依科夫（1778—1839），諷刺詩人，二十至三十年代的杂志評論家。

几乎成了殘廢的、毀了一半的人，風度很象古代の法院录事，黃腫的臉，两只黑晶晶的小眼珠迸射出不怀好意的目光；再次，一个穿宪兵制服的副官，結实的金发男子，有着杂色的（所謂哈萊坤式的^①）瞳孔和卑屈但是灵活的表情，他是符拉季斯拉夫列夫，享有时誉的丛刊《朝霞》的发行人^②（傳說他为了叫人訂購这个丛刊，用过一点强制手段）。复次：一位又高又瘦的戴眼鏡的先生，小小的脑袋，急促不安的动作，說話时发出唱歌似的鼻音，看样子有点象德国血統的五品官，——他是翻譯家和詩人卡尔果夫^③；还有一个管交通的軍官，黑黑的臉上带着几分病容，厚大的嘴唇露出嘲笑的神气，一部連鬚子乱蓬蓬的——当时就已经认为这仿佛是一种傾向自由主义的表示了——这是《浮士德》的譯者古別尔^④；那个干瘦丑陋的肺病体型的人，嘴唇上和眼光中都浮出犹豫的微笑，生有窄小但是美丽可愛的前額的，則是格烈卜卡^⑤——波列沃依^⑥的仇人（他剛剛針對波列沃依写过一篇类似童話的誹謗文，其中的一只野蝸蝸扮演著很不体面的角色）^⑦，小俄罗斯風味的中篇小說和幽默故事的作者，人們

① “哈萊坤”是意大利民間喜劇中的丑角，所穿的衣服用顏色不同的布片拼成。

② 符·安·符拉季斯拉夫列夫（1807—1856），宪兵头目下肯陀尔夫的副官，小說家，曾在一八三九至四三年間發行丛刊《朝霞》。

③ 維·伊·卡尔果夫（1796—1841），小說家和詩人。

④ 艾·伊·古別尔（1814—1847），詩人和翻譯家。

⑤ 叶·巴·格烈卜卡（1812—1848），乌克兰小說家，特写作家和寓言家。

⑥ 尼·阿·波列沃依（1796—1846），作家和历史家，一八二五至三四年主編过进步杂志《莫斯科電訊》，可是晚节不全，在三十年代末，竟和反动文人布尔加林及格烈奇同流合污起来。

⑦ “一篇类似童話的誹謗文”指格烈卜卡所写的《鬼子游記》，“野蝸蝸”是影射波列沃依，因为俄文“波列沃依”是“田野上的”之意。

可以隱約地看到，有一股珍奇溫暖的涓涓細流從他的作品中滲漉出來；最後，是我們最善良的、叫人永遠不會忘記的奧陀耶夫斯基公爵①。他用不着我來描寫：任何人都記得他的優雅的面貌、神秘而親切的眼光、小孩似的可愛的笑聲、以及又淳厚又莊嚴的態度……房間裡還有一个人。他身穿斜襟長禮服，短短的背心上挂着淺藍色玻璃珠子串成的表鏈，頸巾打成花結，——他坐在角落裡，謙遜地撐着腿，間或咳一兩聲，咳的時候他連忙用手捂住嘴巴。這人有點羞澀地環視左右，聚精會神地傾听着；他的眼睛裡閃耀着非凡的智慧，他的臉卻是最平常的俄羅斯型的臉，——在家奴和小市民出身的有教養的自學者當中，我們常常能看到這類臉型。奇怪的是，這些臉孔同人家似乎應該預期的相反，很少流露出剛毅的精神，倒是幾乎經常帶着怯懦和忧虑的痕迹……這是詩人柯爾卓夫。

那天晚上談了些什么，我現在記不清楚了；談話既不特別活躍，所提出的問題也并不特別深刻和廣泛。話題有時涉及文學，有時涉及上流社會和官場的新聞，——如此而已。有一兩次它帶着軍事和愛國主義的色彩，這大概因為有三位軍人在座的原故。當時是一個很馴和的時代。政府方面掌握和鎮壓了一切，尤其是在彼得堡。不過那仍然是我國精神發展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時代……從那時候算起，已經有三十多年了，可是當時所開創的東西，我們至今還在承受它的遺風和余蔭；我們還沒有做出什麼相等的成績來。這些東西就是：頭一年（一八三六年）春天初次上演了《欽差大臣》，那次晚會後幾個星期，在一八三七年二

① 符·費·奧陀耶夫斯基（1804—1869），作家，文學與音樂批評家，社會活動家。

月或三月，又演出了《为皇效命》^①。^②普希金还健在，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大概还要工作许多年月……关于他珍藏在他的皮包里的某些杰出作品^③，流行过一种不可靠的传说。这种传说曾经促使一批文学爱好者——但是人数有限——去订阅《现代人》；可是老实讲，当时读者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普希金身上……瑪尔林斯基^④仍然是公认的最受爱戴的作家，布朗貝烏斯男爵雄长文坛，《魔王見启》被认为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几乎是伏尔泰式的天才的产物，《讀書文庫》的批評栏則是机智和鉴赏力的典范；^⑤人們对庫科尔尼克抱着希望和敬意，虽然也认定《神手》已經比不上《托尔夸托·塔索》；^⑥別涅季克托夫^⑦更是被人讀得烂熟。^⑧順便提一句：在我談到的那个晚上，格烈卜

① 原名《伊凡·苏薩宁》，是偉大作曲家格林卡所作爱国歌剧，初次上演时，尼古拉一世勒令改名《为皇效命》。

② 两次上演我都在場，可是我應該坦白承认，我并不了解在我眼前进行的事情的意义。看《欽差大臣》的时候，我至少还象全体观众一样，笑了个痛快。《为皇效命》却簡直使我感到无聊。固然，沃罗比約娃（彼特罗娃）*——那以前不久，当她演《塞米拉米斯》时，我还称贊过她，——已經倒嗓了，飾安托尼达一角的斯捷潘諾娃女士**也唱得不自然……但格林卡的音乐我毕竟是應該懂得的啊。——作者注。

* 安·雅·沃罗比約娃（1816—1901），杰出的女低音歌唱家，在《伊凡·苏薩宁》中飾瓦尼亚一角。結婚后从夫姓彼特罗娃。

** 瑪·瑪·斯捷潘諾娃（1813—1903），歌剧女演員。

③ 指普希金逝世后由《现代人》发表出来的《銅騎士》、《水仙》、《彼得大帝的黑人》、《埃及之夜》等。

④ 瑪尔林斯基是亞·亞·別斯土舍夫（1797—1837）的笔名，十二月党人，浪漫主义作家，批評家，二十至三十年代享过盛名，有“散文中的普希金”之称。

⑤ 布朗貝烏斯男爵是奧·伊·森科夫斯基（1800—1858）的笔名，反动作家，历史家，东方学者，《魔王見启》是他写的短篇小說，所編《讀書文庫》为三十年代銷路最大的杂志。